

作为晚报家庭版的编辑,我常常被一些温暖的家庭故事所感动...

一天,一个熟悉的写手又发过来一篇文稿,语言和要求都很符合版面的要求...

电话里,她却笑着告诉我:“那个稿件,是我写的,文后留的地址,是我妈现在住的农村老家。”

后来,她就想起了这个办法。告诉妈妈说,东莞这个地方收取汇款单很不方便...

我们的朋友X多年前到深圳去了,去年X回来我们十分高兴,问他在深圳干什么, X笑着说:“能干啥,打工呗。”

朋友们难得见上一面,为了给X洗尘,朋友A首先做东请大家在青山湖酒楼聚一聚...

世相百态

“无能”的朋友

王友元



X说:“我这个人先天不足,沾酒就过敏,老朋友盛情难却,我还是以茶代酒吧。”

我问X:“你出去这么多年,走南闯北怎么还没有学会喝酒呀?”

X笑着回答:“我这个人就这个素质,确实不行。”

饭后,朋友B请X唱卡拉OK, X直摇头:“我这个人缺少音乐细胞,我欣赏你们唱吧。”

“那这样吧”,朋友C拍拍巴掌,“还是请两个服务员跟X跳跳舞,放松放松吧。”

“别!别!”X急忙制止C说:“我这个人缺少艺术修养,不会跳。”

我们都感到奇怪, X在深圳这么一个大的开放城市里这么多年,怎么一样都不会呢,这个人是

别人不说,我就差点做出这样的傻事儿。

去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少妇。她看上去30多岁,一米七零以上的个头,白皙的脸庞上有一对洁白的牙齿...

如此这般的美女,怎不让意志薄弱的心动呢?为了博得她的青睐,我一方面对她大献殷勤...

如此这般的美女,怎不让意志薄弱的心动呢?为了博得她的青睐,我一方面对她大献殷勤...

自己解了身的这些基本情况后,心想:了解她一人在这个城市打拼,早就想找个红颜知己与自己共度无聊

万家灯火

寄给妈妈的稿费单

刘希



看她说得那么难,再说女儿的成绩一直是妈妈的骄傲,她妈妈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又担心妈妈攒着钱以后还给

太古板吧,还是太无能?

第二天,朋友D邀X去打麻将。

X说:“我不会。” D拉着X说:“不会学嘛。”

X说:“我这个人啦,蛮蠢,学不会,也没兴趣学。”

D对X说:“我说你呀,到底怎么回事?”

第三天,我又赶到X家,约他去郊区钓鱼。

X说:“我没有耐性,坐不住。”

域外见闻

我的交流生之行

林梦迪

我一位耶鲁大学的朋友说:“美国的中学生在中学阶段各项考试都不如中国的学生,但是美国学生上了大学以后,他们的学习能力却比中国学生普遍要强。”

他的话引起我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美两国教育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高考是至关重要的,但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却很不理解这一点。

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生活阅历比课本知识更加重要。美国学生的课外生活极其丰富。

中国学生接纳课本知识的能力要比美国学生强很多,但是中国学生的创造力和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不如美国学生了。

人在途中

第一名属于谁

白文林

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经常会带回一些口算试卷。每次,我拿着手表在那看他做,他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出来,而且从来没有做错过。

这天,儿子的同学小涛上我家来玩。儿子去洗澡的时候,小涛对我说:“阿姨,我有件事情告诉你,我说了,你得保密!”

“涛涛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吧。”我笑着对他说道。

“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学校举行口算比赛,我们二年级一共四个班,大家搬出凳子来操场统一比赛。你们家小宇是全校第一个做出来的,而且全对,李校长的孙子李奎是第二个做出来的,还错了三道。那天,马老师把小宇叫去了,让他把领奖的机会让给李奎。小宇就答应了。他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小涛说。

听到这话,我感觉很生气,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老师怎么能公然把不公平放在孩子的身上呢?这件事情,我在心里憋屈了好几天,有几次都到了学校的门口,想冲进去跟他们老师讨个公道,可都被理智控制住了,怕将来老师给孩子小鞋穿。

终于在一次学校开的家长会上,我的愤怒爆发了。我从家长中间站了起来,把这件事情当众说了出来,并要他们这位马老师给我一个说法。他们老师没有说话,却离开了话题。

我希望孩子们能生活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所以过了一个阶段之后,我就重新为孩子选择了一所学校。

就留了下来。看她一个人择菜、洗菜,我一个男人不好意思坐在一旁旁观,于是,我自作多情地要求掌勺。饭菜好端端上桌时,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红酒,说是陪我喝两口,实际上是我俩二一添作五,这当儿,我俩有说有笑,宛如一对小夫妻。不胜酒力的我很快就喝得头重脚轻,醉眼迷离间,我看出她的脸上也飞出了片片红晕。不知道是借着酒劲,也不知道是酒壮色胆,我起身一把把她拽入怀中。她见我这样对她欲行不轨,愤怒地挣扎着逃出了我的怀抱。顿时,狼狈的我不知所措,感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灰溜溜地离开了她家。

第二天,我给她打电话,说自己昨天中午喝多了,请求她原谅我一时糊涂酒后无德。见她在电话那头久久不吭声,我又可怜兮兮地说:“我之所以对你冲动,是因为我爱你太深。”听我这么一说,她情绪激动地回应道:“什么爱得太深?爱自己的老婆合情、合理、合法;爱别人的老婆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法。别人的老婆不能爱!”我挂掉电话的那一刻,额头上滴大滴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如此简单明了的道理,经她这么一说,我幡然醒悟了。

曾经幸福地组建的家庭,把感情严格控制在这个层面上,也许我们还能做好朋友。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连朋友也没有做成。

那是今年春节前的一天中午,她家的水管突然坏了,她打电话让我帮忙修理一下。我接到电话后连忙放下手头的活儿,第一时间赶到了她家。我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三五除二很快就把水管修好了。就在我准备回去的时候,她挽留我在她家吃饭,我推辞不过

她,便将少部分地月支了妈妈的。钱不多,有时候一个月才两三百块,但妈妈每次收到钱都很高兴,她会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给她念是哪个报纸寄来的,寄了多少,她很高兴地听着,然后告诉妈妈,那么点钱,你自己用吧。因为钱实在是不多,妈妈也就不再推脱了。

听到此,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她这么一片孝心,我能想象她的妈妈,每每收到女儿的稿费单时,内心涌动的是怎么的激动和满足。

我们大多数子女,都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远在天涯,能和父母朝朝暮暮相处的,毕竟少数。而这位文友,离妈妈那么远,却为了妈妈能高兴点,为了妈妈能有钱想买自己喜欢东西,心思缜密,考虑得那么周到,暖暖的,我的感动又涌上心头。

我也想起我的妈妈,一年到头,我才回去一趟,给她点钱,她总冲我嚷嚷,我够用,我要你的钱干吗?可妈毕竟老了,在农村靠卖菜维持生计,她能有多少钱?

我也决定,把我为数不多的作品地址,均一半给我的妈妈,即使我不在他们身边,那么寄给妈妈的稿费单,会告诉她,我爱她。

美国学生强很多,但是中国学生的创造力和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不如美国学生了。

举例子来说,在中国,历史是一门相对简单的学科,因为你只需记住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对它们有一定的理解就能在考试中拿到很不错的分数。但在美国,对于历史的分析要比记忆更重要,老师不会在讲解历史事件本身花费太多的时间,而更看重的是那些历史事件对当今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和带给我们的启示。

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生活阅历比课本知识更加重要。美国学生的课外生活极其丰富。他们放学后,参加体育训练,排演大型音乐剧,代表学校参加辩论比赛,模拟州议会演讲,到社区做义工,在国际性的大公司实习,有些学生甚至还在网上创办自己的公司……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他们不感兴趣的。我想,只有那些热爱生活并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人才能做到这些。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比如对社会的责任感、团队精神、领导能力、沟通能力等等。

蔡波说当然,关键不在这些,主要还在林琳。他是有所而来。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信封递给叶家福。信封贴有邮票,盖有邮戳,寄往道林区政府,收信人为蔡波区长亲收,发信人填“内详”。信封字迹潦草,信封里有一张纸,纸上没头没脑,只写着一行字:“姐夫对不起,我快疯了。求你照顾小辉。”这是林琳的信,于自杀前寄给蔡波。小辉是她和施雄杰的儿子。

“私人信件,不公开。”蔡波声明,“只供你参考。”

他讲了自己与林琳的那段关系,概要简述,只说林琳从小得林庆国夫妇宠爱,比较任性。她与堂姐林琳琳一直关系很好,她跟林琳琳结婚后,也很喜欢这个小妹妹。林琳跟施雄杰谈恋爱,她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认为施品性不好,但是林琳没听,最终还是嫁了施。后来两人闹离婚,林琳带儿子离家,住到他这边来,当时他打过施雄杰一个耳光,是出于气愤,没想到自己后来会失去理智,跟林琳一起陷了进去,两人关系原本特殊,偷偷好上后越陷越深,彼此都意识到风险很大,有很强的负罪感,觉得无法面对家人,却难以自拔。

“特别是我,尤其不好受。”

叶家福默不作声。

蔡波称自己曾一再设法悄悄了断,不料林琳因为对他深怀怨望,感情上陷得比他更深,无法接受分手,因此变得非常神经质。蔡波告诉她不想维持这种关系,不愿继续伤害她们姐妹俩,林琳却怀疑他是另有新欢,找借口要把她甩了。最终决裂,分手时的情形很凄凉很痛苦。后来林琳痛不欲生,一再试图重新开始,他不为所动,坚决拒绝。有一天林琳又给他打电话,一反常态,不吵不闹,让他觉得异样。林琳说她想通了,认命了,从此不会再烦蔡波。她让蔡波提防施雄杰,施的手里有些东西,跟蔡波相关,施可能会拿它要挟蔡波。她觉得自己让大家去祸临头,感到对不起姐夫和姐姐。几天后她给蔡波寄来一行字,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警察刚打算找他,他就突然消失了,像是听到了什么风声。章春木失踪后,办案人员查到其手机通话记录,在一个可疑时段里,一个怀疑为通风报信的电话竟然发自医院施雄杰的病房。如果打施雄杰的章春木的报复行为,施本人心中应当会有点数,怎么可能去为章通风报信呢?

切,名声地位家庭,都不算什么,只要她活着。

“是真话。”他说。

这些事情蔡波从未跟任何人提起,为什么今天要跟叶家福谈?他说自己心里饱受折磨,把它说出来会感觉好受些。他愿意用这种方式对叶家福表达自己的痛苦,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叶家福不予理睬。他说:“扯远了。”

于是还谈手头。蔡波说,如果叶家福认为需要把所有事都如实写上,他可以照办。

叶家福一声不吭,末了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回避什么就回避,我不管。只要符合赵书记的要求。”

他感叹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赵荣昌交办这个任务,让他找蔡波真是用心良苦。大领导有大气,看人看事大处着眼,他自叹不如。有些事赵荣昌能够容忍,他叶家福生性性隘,感情上确实无法容忍,不能接受。推蔡波上去,事关赵荣昌心目中的大局,他清楚自己必须坚决照办,不能听任自己好恶。但是他也要跟蔡波说清楚,今后各自随心所欲,蔡波要是如愿以偿,终于一跳而上,工作有关,他会服从领导,做好交办的事,场面上绝对放心,私下里就不要再计较什么老同学老交情了,就当没那回事。他不会跟蔡波过不去,蔡波也不必跟他套近乎,大家彼此清楚,公事公办。

蔡波不再多话。他转向章春木,说公事公办,也可以谈一谈吧?

叶家福告诉蔡波,章春木确实是跑了,情况比较异常。警察在排查中得知小包工头章春木与施雄杰同住住宅装修有纠纷,决定接触一下本人,一找才发现人已经忽然消失不见,人间蒸发。于是嫌疑大增:没事干嘛要跑?难道作案的就是他?这人跑得很快,施雄杰被打后住在医院里,警察来来去去去了解案情,章春木悠然自得在他居所小区里户外活动,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警察刚打算找他,他就突然消失了,像是听到了什么风声。章春木失踪后,办案人员查到其手机通话记录,在一个可疑时段里,一个怀疑为通风报信的电话竟然发自医院施雄杰的病房。如果打施雄杰的章春木的报复行为,施本人心中应当会有点数,怎么可能去为章通风报信呢?

“这就全毁了。”

蔡波哽咽,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他承认自己当时几乎崩溃,竭力在表面上显得一切如常,心里却是非常痛苦,明白自己铸下大错,这才发现什么是他最重要最不能放弃的。如果事情重新再来,他想要自己另做选择,宁可不要现有的这一切,名声地位家庭,都不算什么,只要她活着。

“你非要回北平吗?”月儿问。

“家里还有我爹和我娘呢。”

“光有爹娘就行了?”月儿低着头问。

“那,还得有谁?”柳德承一时没转过弯儿来。

“真笨!”姑娘嗔骂了一句。要不是这会儿爹来了,月儿好像还要说什么。

第二天夜里,月儿的爹把柳德承叫到家里来,温了一壶酒,摆上两盘小菜,和柳德承说开了心里话:“我命不好,老伴死得早,两个儿子都远在他乡,只有一个女儿守在身边。我教女无方,对她一向娇生惯养,你来之后,月儿虽然嘴上总是和你为难,可她心里对你却很佩服。她什么地方得罪了你,看在我的面上,还请多担待。”

“我不信。”姑娘说,“哪儿有阔老自己洗衣服的!连她手下一个不大点的厨子都让人给洗呢。”

柳德承被弄了个大红脸,姑娘高兴得乐出了声。有一天,趁着没人,姑娘偷偷问柳德承:“喂,你懂礼吗?”问得柳德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实话,他现在都有点儿怵这个老在柳德承手下的姑娘了。姑娘又问:“人家给你洗衣服,你就不报答?”

柳德承觉得奇怪,这父女俩救了自己的命,并没有说一句话要报答的话。怎么洗衣服倒要报答了呢?就问:“那,我怎么报答呢?”

“教我做干里香呀!”姑娘眼里闪着光。

柳德承一想,人家救过自己的命,再说自个儿早晚要回北平,不如就把做干里香的本事教给她。

姑娘心灵手巧,没多少时候就会做干里香了。

有一晚晚上,当爹的不在,只有柳德承和姑娘在收摊儿。忽然,姑娘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天上的月亮。柳德承问她,你怎么不干活了?姑娘笑笑,问他:“除了做饭,你还知道什么?”

柳德承觉得姑娘在损他,爱答不理地说:“咱就是个厨子,还用知道什么?”

“那你说,月儿美不美?”

“美美。”柳德承随口应着。

“还知道美!”姑娘瞥了他一眼,好像在损他,可是自个儿的脸上却飞上了一层羞涩,就是在淡淡的笑了笑,也能看清,她轻轻地说:“知道吗?我小名叫‘月儿’。”

柳德承不明白姑娘干吗要告诉

同学老交情了,就当没那回事。他不会跟蔡波过不去,蔡波也不必跟他套近乎,大家彼此清楚,公事公办。

蔡波不再多话。他转向章春木,说公事公办,也可以谈一谈吧?

叶家福告诉蔡波,章春木确实是跑了,情况比较异常。警察在排查中得知小包工头章春木与施雄杰同住住宅装修有纠纷,决定接触一下本人,一找才发现人已经忽然消失不见,人间蒸发。于是嫌疑大增:没事干嘛要跑?难道作案的就是他?这人跑得很快,施雄杰被打后住在医院里,警察来来去去去了解案情,章春木悠然自得在他居所小区里户外活动,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警察刚打算找他,他就突然消失了,像是听到了什么风声。章春木失踪后,办案人员查到其手机通话记录,在一个可疑时段里,一个怀疑为通风报信的电话竟然发自医院施雄杰的病房。如果打施雄杰的章春木的报复行为,施本人心中应当会有点数,怎么可能去为章通风报信呢?

“这就全毁了。”

蔡波哽咽,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他承认自己当时几乎崩溃,竭力在表面上显得一切如常,心里却是非常痛苦,明白自己铸下大错,这才发现什么是他最重要最不能放弃的。如果事情重新再来,他想要自己另做选择,宁可不要现有的这一切,名声地位家庭,都不算什么,只要她活着。

“你非要回北平吗?”月儿问。

“家里还有我爹和我娘呢。”

“光有爹娘就行了?”月儿低着头问。

“那,还得有谁?”柳德承一时没转过弯儿来。

“真笨!”姑娘嗔骂了一句。要不是这会儿爹来了,月儿好像还要说什么。

第二天夜里,月儿的爹把柳德承叫到家里来,温了一壶酒,摆上两盘小菜,和柳德承说开了心里话:“我命不好,老伴死得早,两个儿子都远在他乡,只有一个女儿守在身边。我教女无方,对她一向娇生惯养,你来之后,月儿虽然嘴上总是和你为难,可她心里对你却很佩服。她什么地方得罪了你,看在我的面上,还请多担待。”

“我不信。”姑娘说,“哪儿有阔老自己洗衣服的!连她手下一个不大点的厨子都让人给洗呢。”

柳德承被弄了个大红脸,姑娘高兴得乐出了声。有一天,趁着没人,姑娘偷偷问柳德承:“喂,你懂礼吗?”问得柳德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实话,他现在都有点儿怵这个老在柳德承手下的姑娘了。姑娘又问:“人家给你洗衣服,你就不报答?”

柳德承觉得奇怪,这父女俩救了自己的命,并没有说一句话要报答的话。怎么洗衣服倒要报答了呢?就问:“那,我怎么报答呢?”

“教我做干里香呀!”姑娘眼里闪着光。

柳德承一想,人家救过自己的命,再说自个儿早晚要回北平,不如就把做干里香的本事教给她。

姑娘心灵手巧,没多少时候就会做干里香了。

有一晚晚上,当爹的不在,只有柳德承和姑娘在收摊儿。忽然,姑娘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天上的月亮。柳德承问她,你怎么不干活了?姑娘笑笑,问他:“除了做饭,你还知道什么?”

柳德承觉得姑娘在损他,爱答不理地说:“咱就是个厨子,还用知道什么?”

“那你说,月儿美不美?”

“美美。”柳德承随口应着。

“还知道美!”姑娘瞥了他一眼,好像在损他,可是自个儿的脸上却飞上了一层羞涩,就是在淡淡的笑了笑,也能看清,她轻轻地说:“知道吗?我小名叫‘月儿’。”

柳德承不明白姑娘干吗要告诉

同学老交情了,就当没那回事。他不会跟蔡波过不去,蔡波也不必跟他套近乎,大家彼此清楚,公事公办。

蔡波不再多话。他转向章春木,说公事公办,也可以谈一谈吧?

叶家福告诉蔡波,章春木确实是跑了,情况比较异常。警察在排查中得知小包工头章春木与施雄杰同住住宅装修有纠纷,决定接触一下本人,一找才发现人已经忽然消失不见,人间蒸发。于是嫌疑大增:没事干嘛要跑?难道作案的就是他?这人跑得很快,施雄杰被打后住在医院里,警察来来去去去了解案情,章春木悠然自得在他居所小区里户外活动,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警察刚打算找他,他就突然消失了,像是听到了什么风声。章春木失踪后,办案人员查到其手机通话记录,在一个可疑时段里,一个怀疑为通风报信的电话竟然发自医院施雄杰的病房。如果打施雄杰的章春木的报复行为,施本人心中应当会有点数,怎么可能去为章通风报信呢?

“这就全毁了。”

蔡波哽咽,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他承认自己当时几乎崩溃,竭力在表面上显得一切如常,心里却是非常痛苦,明白自己铸下大错,这才发现什么是他最重要最不能放弃的。如果事情重新再来,他想要自己另做选择,宁可不要现有的这一切,名声地位家庭,都不算什么,只要她活着。

党校同学

◎ 杨海平

47

连载

边东子 著

神厨

传奇

边东子 著